

完整版《葬经》郭璞撰

风水是中国独树一帜的文化现象，集古代科学、哲学、美学、伦理学、心理学、民俗乃至生态观念于一体的综合性理论，应当说博大精深。风水一词，是出之于东晋郭璞（公元276——324）《葬经》，中国风水界都公认郭璞为风水鼻祖，以唐代杨筠松（840——906）为宗师。

在古代的风水书中，就阴宅来说，《葬经》堪称代表之作，此书对后世风水术的影响很大，故尊称为“经”。明代缪希雍高度评价《葬经》，说：“……其文全，其义备，虽圣人复起，不可改矣。”与他同时代的地学大师徐试可，也说《葬经》“语简而精，辞古而劲，地理包括殆尽，大非泛滥成文者比，览者须细玩，方知其味。”

《葬经》晋仙师、郭璞著，其后方技之家，竞相粉饰，遂有二十篇之多。蔡元定病其芜杂，为删去十二篇，存其八篇。吴澄又病蔡氏未尽蕴奥，择至纯者为内篇，精粗纯驳相半者为外篇，粗驳当去而姑存者为杂篇。新喻刘则章亲受之吴氏，为之注释。今此本所分内篇、外篇、杂篇，盖犹吴氏之旧本。至注之出於刘氏与否，则不可考矣。以下是通过不同版本与《四库全书》进行校正的《葬经》，由于时间仓速，水平有限，书中难免有错漏之处，希望各位前辈批评指正，谢谢！

《葬经》内篇

葬者，乘生气也。

生气即一元运行之气，在天则周流六虚，在地则发生万物。天无此则气无以资，地无此则形无以载，故磅礴乎大化，贯通乎品汇，无处无之，而无时不运也。陶侃曰：先天地而长存，后天地而固有，盖亦指此云耳。且夫生气藏于地中，人不可见，惟循地之理以求之，然后能知其所在。葬者能知其所在，使枯骨得以乘之，则地理之能事毕矣。

五气行乎地中，发而生乎万物。

五气即五行之气，乃生气之别也。夫一气分而为阴阳，析而为五行，虽运于天实出于地，行则万物发生，聚则山川融结，融结者，即二五之精、妙合而凝也。

人受体于父母，本骸得气，遗体受荫。

父母骸骨，为子孙这本，子孙形体，乃父母之枝，一气相应，由本而达枝也。考试程子曰：卜其宅兆，卜其他地之美恶也。地美则神灵安，子孙盛，若培壅其根而枝叶茂，理固然也，恶则反是。蔡季通曰：生死殊途，情气相感，自然默与之通。今寻暴骨，以生人刺血滴之，而渗入则为亲骨肉，不渗则非。气类相感有如此者，则知枯骨得荫，生人受福，其理显然，不待智者而后知也。或谓抱养既成，元非遗体，僧道嗣续，亦异所生，其何能荫之有？而不知人之心通乎气，心为气之主，情通则气亦通，义绝则应亦绝。故后母能荫前母子，前母亦发后母儿，其在物则菱藪螟蛉之类是也，尚何疑焉。

经曰：气感而应，鬼福及人。

父母子孙，本同一气，互相感召，如受鬼福，故天下名墓，在在有之。盖真龙发迹，迢迢百里或数十里结为一穴，及至穴前，则峰峦矗拥，众水环绕，叠嶂层层，献奇于后，龙脉抱卫，砂水翕聚，形穴既就，则山川这灵秀，造化之精英，凝结融会于其中矣。苟盗其精英，空窃其灵秀，以父母遗骨藏于融会之地，由是子孙之心，寄托于此，因其心之所寄，遂能与之感通，以致福于将来也。是知人心通乎气，而气通乎天，以人心之灵，合山川之灵，故降神孕秀，以钟于生息之源，而其富贵贫贱，寿夭贤愚，靡不攸系至于形貌之妍丑，并皆肖象山川之美恶，故篙岳生申，尼丘孕孔，岂偶然哉！呜呼，非葬骨也，乃葬人之心也；非山川之灵，亦人心自灵耳。世有往往以遗骨弃诸水火而无裨福者，盖心与之离故也。

是以铜山西崩，灵钟东应。

汉未央宫一日无故钟自鸣，东方朔曰：必生铜山崩应。未几西蜀果奏铜山崩，以日揆之，正未央钟鸣之日也。帝问朔何以知之，对曰：铜出于山，气相感应，犹人受体于父母也。帝叹曰：物尚乐，况于人乎！昔曾子养母至孝，子出，母欲其归，则啮指，而曾子心痛。人凡父母不安而身离待侧，则亦心痛，特常人孝心薄而不自觉耳。故知山崩钟应，亦其理也。

木华于春，栗芽于室。

此亦言一气之感召也。野人藏栗，春至栗木华，而家藏之栗亦芽。实之去本已久，彼华此芽，盖以本性原在，得气则相感而应，亦犹父母之骨，葬乘生气而子孙福旺也。夫一气磅礴于天地间，无端倪，无无穷，万物随时运化，本不自知，而受造物者亦不自知也。

盖生者，气之聚凝结者成骨，死而独留，故葬者反气入骨，以荫所生之法也。

乾父之精，坤母之血，二气感合，则精化为骨，血化为肉，复藉神气资乎其间，遂生而为人。及其死也，神气飞扬，血肉消溃，惟骨独存。而上智之士，图葬于吉地之中，以内乘生气，外假子孙思慕，一念与之吻合，则可以复其既往之神，萃其已散之气。盖神趋则气应，地灵而人杰，以无为有，借伪显真，事通阴阳，功夺造化，是为反气入骨，以荫所生之法也。

丘垄之骨，冈阜之支，气之所随。

丘垄为阴，冈阜为阳。丘言其高，骨乃山这带石者。垄高不能自立，必藉石带土而后能耸也。冈者迹也，土山为阜，言支之有毛脊者。垄之有骨，气随而行则易见，支无石，故必观者毛脊而后能辨也。然有垄而土支，石垄而隐、支而隆者，又全藉乎心目之巧以区别也。

经曰：气乘风则散，界水则止。

谓生气随支垄体质流行，滔滔而去，非水界则莫之能止。及其止，也必得城郭完密，前后左右环围，然后能藏风，而不致有荡散之患。经云：明堂惜水如惜血，堂里避风如避贼，可不慎哉！

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谓之风水。

高垄之地，天阴自上而降，生气浮露，最怕风寒，易为荡散。如人深居密室，稍有罅隙通风，适当肩背，便能成疾。故当求其城郭密固，使气之有聚也。平支之穴地，阳自下而升，生气沉潜，不畏风吹[缺]出在旷野，虽八面无蔽，已自不觉。或遇穴晴日朗，其温和之气自若，故不以宽旷为嫌，但取横水之有止，使气之不行也，此言支垄之取用不同有如此。

风水之法，得水为上，藏风次之。

支垄二者，俱欲得水，高坡之地，或从腰落，虽无大江拦截，亦必池塘以止内气，不则运河 不稍远，而随身金鱼不可无也。倘若金鱼不界，则谓之雌雄失经，虽藏风亦不可用。平支之地，虽若无蔽，但得横水拦截，何嫌宽旷。故二者皆以得水为上也。

经曰：外气横形，内气止生，盖言此也。

水流土外，谓之外气；气藏土中，谓之内气。故必得外气横形，则内之生气自然止也，此引经以结上文，得水为上之意。

何以言之？气之盛虽流行，而其余者犹止：虽零散，而其深者犹有聚。

高垄之地，落势雌雄，或去或止，各有[缺]作自[缺]一地，可尽其力量也。而好龙多从腰落，分布枝蔓于数十里之间，或为城郭 朝乐 官曜 禽鬼 捍门 华表 罗星 之类，皆本身自带不可为彼，既流行而余者非止也，但当求其聚处，而使之不散耳。平支之龙，大山跌落平洋，四畔旷阔，其为城郭亦不过高，逾数尺而已，且去穴辽远，朝山一点，在乎云霭之表，人莫不以八风无蔽为嫌，又岂知支垄气隐若零散，而其深者犹有聚也，但得横水拦截，使之有止耳。此方支拢之气盛者如此。

故藏于涸燥者宜深，藏于坦夷者宜浅。

上句言垄，下句言支。高垄之地，阴之象也，气在内，强刚而沉下，故言涸燥当深葬。平支之地，阳之象也，气在外，弱柔而浮上，故方坦夷当浅葬。

经曰：浅深得乘，风水自成。

高垄之葬，潜而弗彰，故深取其沉气也；平支之葬，露而弗隐，故浅取其浮气也。得乘者，言所葬之棺得以乘其生气也。浅深，世俗多用九星白法以定尺寸，谬也。不若只依金银炉底求之为得。

夫阴阳之气，噫而为风，升而为云，降而为雨。行乎地中而为生气。

阴阳之气即地中之生气，故噫为风，升为云，降为雨。凡所以位天地、育万物者，何莫非此气邪！斯盖因曰葬乘生气，故重举以申明其义。愚尝谓，能生能杀，皆此气也。葬得其法，则为生气，失其道，则为杀气。如所谓加减 饶借 吞吐 浮沉之类，并当依法而剪裁之，不致有撞杀 冲刑 破腮翻斗之患也。

夫土者气之体，有土斯有气，气者，水之母，有气斯有水。

气本无体，假土为体，因土而知有此气也。水本无母，假气为母，因气而知有此水也。五行以天一生水。且水何从生哉？生水者金也，生金者土也。土腹藏金，无质而有其气。乾藏坤内，隐而未见，及乎生水，其

兆始萌。言气为水母者，即乾金之气也。世人不究本源，但以所见者水尔，故遂以水为天地之始，盖通而未精者也。

经曰：土形气形，物因以生。

生气附形而有，依土而行，万物亦莫非[缺]也。此引经结上有文有土斯有气之意。

夫气行乎地中，其行也因地之势，其聚也因地之势。

气行地中，人不见，其始也则因地之势而知其行，其次也又因势之止而知其聚也。

葬者，原其起，乘其止。

善葬者，必原其起以观势，乘其止以扞穴。凡言止者，乃山川融结，奇秀之所有，非明眼莫能识也。《片玉髓》云：草上露华偏在尾，花中香味总居心。其止之谓与！或谓粘穴乘其脉之尽处为止，然则盖倚撞安可以止云。不知古人正恐后世不识止处，故立为四法以乘之。夫盖者止于盖，倚者止于倚也，撞粘莫不皆然，唯观义之所在，高低正侧，何往而非止乎！

地势原脉，山势原骨，委蛇东西，或为南北。

平夷多土，陡泻多石，支之行必认土脊以为脉，垄之行则求石脊以为骨。其行度之势，委蛇曲折，千变万化，本无定式，大略与丘垄之骨、冈阜之支略同。

千尺为势，百尺为形。

千尺言其远，指一枝山之来势也。百尺言其近，指一穴地之成形也。

势来形止，是谓之全气，全气之地，当葬其止。

原其远势之来，察其近形之止，形势既顺，则山水翕合，是为全气之地。又当求其止处而葬之，斯尽善矣。止之一字，最谓吃紧，世之葬者，不乏全气之地，但于止处则有味焉耳。夫千里来龙，五足人手，才差一指，尽废前功，纵奇峰耸拔，秀水之玄，皆不为我用矣。若得其传，知其止，则如数二三，辨黑白，人或见其葬，然可左可右，可移可易，而不知中间自有一定不易之法、尺寸不可迁改者。《攒》云：立穴若还裁不正，

纵饶吉地也徒然。高低深浅如葬误，福变为灾起祸愆。

宛委自复，回环重复。

宛委自复，指其势而言。或顺或逆，即委蛇东西或为南北之意也。回环重复，以其形而论。层拱迭绕，即朝海拱辰之义也。全气之地，其融结之情如此。

若踞而候也。

如人之踞然不动而有所待然，若揽而有也。如贵人端坐器具，华陈揽之而有余。

欲进却退，欲止而深。

上句言拥卫之山，须得趋揖朝拱，不欲其僭逼冲突而不逊也。下句言潴蓄之水，必得止聚渊澄，不欲其陡泻反背而无情也。

来积止聚，冲阳和阴。

来山凝结，其气积而不散；止水融会，其情聚而不流。斯乃阴阳交济，山水冲和也。

土高水深，郁草茂林。

水深沉则土壤高厚，气冲和则草木茂昌。程子曰：曷谓地之美？土色光润，草木茂盛，乃其验也。

气象贵若干成，富如万金。

气象尊严，若干乘之贵；拥簇繁伙，犹万金之富。

经曰：形气止畜，化生万物，为上地也。

堂局完密，形穴止聚，则生气藏蓄于中矣。善葬者，因其聚而乘之，则可以福见，在昌后裔。如万物由此气而成，化育之功，故为上地。

地贵平夷，土贵有支。

支龙贵平坦夷旷，为得支之正体。而土中复有支之纹理，平缓恰软，不急不燥，则表里相应。然却有支体而得垄之情性者，直如掷抢，急如绷线，谓之倒火硬木，此阳中含阴也，法当避杀，粘唇架折而葬。刘氏所谓直急则避球而凑檐是也。阳者为弱，本宜凑入，奈何性急，要缩下一二足，缓其急性，苟执支法插之则凶。此支龙之至难体认者，故景纯谓支龙之辨，盖言此也。

支之所起，气随而始；支之所气随以钟。

此言平支行度体段，原其始则气势随之而行，乘其止则气脉因之而钟，观势察脉，则可以知其气之融结矣。

观支之法，隐隐隆隆，微妙玄通，吉在其中。

隐隐，有中之无也；隆隆，无中之有也。其体段若盞中之酥，云中之雁，灰中线路，草蛇踪，生气行乎其间，微妙隐伏而难见，然其吉则无以加矣。

经曰：地有吉气，土随而起，支有止气，水随而比，势顺形动，回复其中，法葬其中，永吉无凶。

引经以明上文支龙行度，言平夷之地，微露毛脊，圆者如浮沔，如星，如珠，方者如箱，如印，长者如玉尺，如芦鞭，曲者如几如带，方圆大小不等者如龟鱼蛙蛤，是皆地之吉气涌起，故土亦随之而凸起。及其止也，则如鸡巢旋螺之状，言形止脉尽而一水交度也。高水一寸，便可言山，低土一寸，使可言水，此支气之止，与水朋比而相为体用者也。势顺形动者，龙势顺伏而不反逆，局形活动而多盘旋，砂水钩夹，回环重复，首尾无蔽，始终有情，依法自可扞穴。

山者势险而有也，法葬其会。

山言垄也，势虽险峻，而其中复有不险之穴，但当求其止聚融会处而葬之，则善矣。盖高垄之地，来势高大，落势雄壮，结势亦且[缺]急此[缺]之[缺]也，却有一等以陇为体而得支之情性者，大山翔舞垂下，及至平地，变为支体，谓之下山水，此阴中含阳也。若不识粘葬山麓，莫不以前拖平地为璞褥，岂知其势未往，两边界水随脉而行，平平隐伏，直至堂心，其脉始尽。《天宝经》曰：凡认脉情看住绝，水若行时脉不歇。歇时须有小明堂，气止水交方是穴。后面要金气可乘，前头要合水可汇。若还凿脑而凿胸，凑急伤龙匪融结。此定穴之密语也，故当求其砂水会处，枕流而葬。阴者为强，固当缩下，奈何性缓，要插上七八寸，急其缓性，名为凑交斗煞，刘氏所谓摆缓，则入檐而凑球是也。苟执法扞之，则主败绝，此又高陇之至难体认者。

乘其所来。

言生气之所从来，因其来而知其止，故葬者得以乘之，不使有分寸之违也。脉不离棺，棺不离脉，棺脉相就，剥花接木，法当就化生脑上，循脉看下，详认鸡迹蟹眼，三文名字交牙滴断，或分十字，或不分十字，看他阴阳配与不配，及夫强弱顺逆，急缓生死，浮沉虚实，以定加减饶借。内接生气，外扬秽气，内外符合，前后无蔽，始为真穴，一有不顺，即花假矣，此乘生气之要诀也。下言乘金穴土义同。

审其所废。

谓入首废坏，真伪莫辨，故不得不详加审察也。夫天真未丧，则定穴易为力，但乘其来，即知其止。却有一等不幸，为牛羊践踏，上破下崩，岁久年深，或种作开垦，或前人谬扞其旁围墙拜坛，不无晦蚀，或曾为居基，益低损高，或田家取土，锄掘戕贼，而大八字与金鱼不可得而移易，但要龙真局正，水净砂明，当取前后左右四应，证之心目，相度酌量开井，无不得矣。盖夫一气化生，支垄随气而成形质，今既废坏莫辨，故必于废中审之，则凡所谓阴阳刚柔，急缓生死，浮沉虚实之理，无不了然。既得其理，则倒杖之法亦因之而定焉。

择其所相。

谓择其所相辅于我者。法当于小八字下看两肩暗翊，肩高肩低，以分阴阳作用，次视三分三合，崎急平缓，以别顺逆饶减，尽观蝉翊之砂，虾须之水，以定葬口界限，是皆左右之所相。苟失其道，则有破肋翻斗、伤龙伤穴、伪浅伤深之患，故不得不详加审择也。下篇言相水印木义同。

避其所害。

谓避去死气，以求生气也。盖穴中之气，有刑有德，裁剪得法，则为生气，一失其道，则为死气，故不得不审而避之。何以言之？避死挨生是也。如阳脉落穴，以阴为生，阳为死。阴脉落穴，以阳为生，阴为死。脉来边厚边薄，以薄为生，厚为死。双脉一长一短，以短为生，长为死。一大一小，以小为生，大为死。以秀嫩光净圆，厚涌动为生，枯老臃肿，破碎直硬为死。又或砂水之间，反坑斜飞，直撞刺射，皆为形煞。横过之山如枪如刀尖利，顺水可收拾为用者用之，可避去者避之，此则以眼前之所见者而论之也。又程子谓“五患”，刘氏谓“四恶”，皆在所当避也。

是以君子夺神功改天命也。

上文所谓乘审择避，全凭眼力之巧，工力之具，趋全避缺，增高益下，

微妙在智，触类而长，玄通阴阳，功夺造化。及夫穴场一应作用，裁剪放送之法，皆是也。陈希夷先生曰：“圣人执其枢机，秘其妙用，运于己心，行之于世，天命可移，神功可夺，历数可变也。”道不虚行，存乎人耳。

祸福不旋日，经曰：葬山之法若呼吸，中言速度也。

祸福之感召，捷于影响，能乘能审，能择能避，随其所感，否则为凶应矣。大要在分别阴阳以为先务。有纯阴纯阳，边阴边阳，上阳下阴，上阴下阳，阴交阳半，阳交阴半，强阳弱阴，老阳嫩阴，各有作法。阴来则阳受，阳来则阴作，或入檐而斗球，或避球而凑檐。又有阳嘘阴吸之不同，顺中取逆，逆中取顺，情有盖粘，则正球顺作，情在倚撞，则架折逆受。假若阴脉落穴，放棺饶过阳边，借阳气一嘘，其气方生。阳脉落穴，放棺饶过阴边，借阴气一吸，其气方成。所谓阳一嘘而万物生，阴一吸而万物成是也。苟不识裁剪放送之法，当嘘而吸，当吸而嘘，宜顺而逆，宜逆而顺，及夫左右吞吐深浅不知其诀，不能避杀挨生，则生变为杀气，纵使高下无差，左右适宜，浅深合度，犹且不免于祸，况未当于理者乎！古歌曰：“若还差一指，如隔万重山”。良有以也。

山之不可葬者五：气以生和，而童山不可葬也。

土色光润，草木茂盛，为地之美。今童山粗顽，土脉枯槁，无发生冲和之气，故不可葬。却又有一等山石，纹理湿润，光如卵壳，草木不可立根，自然不产，开井而得五色土穴者，是又不可以童而弃也。

气因形来，而断山不可葬也。

夫土者气之体，有土斯有气。山既凿断，则生气隔绝不相接续，故不可葬。《青华秘髓》云：一息不来身是壳，亦是此意。然与自然跌断者则又不相侔矣。

气因土行，而石山不可葬也。

高垄之地，何莫非石，所谓山势原骨，骨即石也，石山行度，有何不可？惟融结之处不宜有石耳。夫石之当忌者，焦硬而顽，麻燥而苏，或不受锄掘，火焰飞扬，肃煞之气，含烟带黑，为凶也。其余纵使有石，但使体质脆嫩，纹理湿润，颜色鲜明，则无不吉矣。又有奇形怪穴隐于石间者，四畔皆石，于其中有土穴，取去土尽，始可容棺。又有顽石凿开而下有土穴，皆可入选，是未可以石为嫌也。

气以势止，而过山不可葬也。

此言横龙滔滔竟去，挽之不住，两边略有垂下，不过挠掉而已。气因势而止，穴因形而结，过山无情，其势未止，其形未住，故不可葬。却又有一等横龙滴落，正龙腰落，及夫斩关为穴者，不同也。

气以龙会，而独山不可葬也。

支龙行度，兄弟同完，雌雄并出，及其止也，城郭完密，众山翕集，方成吉穴。彼单山独龙，孤露无情，故不可葬。却又有一等支龙不生手足，一起一伏，金水行度，跌露平洋，两边借外卫送为养荫，及其止也，雌雄交度，大江拱朝或横拦，外阳远接，在乎缥缈之间，纵有阴砂，仅高一步，此又不可以孤露而弃之地。何以言之？盖得水为上，藏风次之，所以为贵也。

经曰：童断石过，独生新凶，而消已福。

此复证五凶之不可用也，凡此是无所[缺]适足腐骨烂棺而已，主退败少亡痨疾，久则归于歇灭，可不慎哉！

上地之山，若伏若连，其原自天。

此言上地龙之行度体段也，大顿小伏，藕断丝连，谓之脱卸。夫大地千百里，行龙其何可穷乎，故远若自天而来也。若水之波。此言隐藏伏于平洋大坂之间，一望渺无涯际，层层级级，若江而之水，微风荡漾，则有轻波细纹，谓之行地水，微妙玄通，吉在其中矣。

若马之驰。

原其起，若马之奔腾，将欲止，如马之及厩。

其来若奔。

其来也，奔驰迅速，如使者之告捷。

其止若尸。

其止也，若尸居不动，无复在去意。

若怀万宝而燕息。

众山朝揖，万水翕聚，如贵人燕安休息珍[缺]，富如万金，若揽而有也。

若具万善而洁齐。

明堂宽绰，池湖缭绕，左右前后，眼界不空，若贵人坐定，珍撰毕陈，食前方丈也。

若橐之鼓。

橐乃无底囊，今煨者引风之具，即其类也。才经鼓动，其气即盛，吉纳气之满也。

若器之贮。

如器之盛物，满而不溢，言气之止聚也。

若龙若鸾或腾或盘。

若龙之般旋，鸾之飞腾，言其活动有蜿蜒翔舞之体段，无破碎死蠢之形状。禽伏兽蹲，若万乘之尊也。来势如虎出深林，自幽而渐显，气象蹲踞而雄壮，止势如鹰落平砂，自高而渐低，情意俯伏而驯顺，气象尊严，拥护绵密，若万乘之尊也。

天光发新。

眼界轩豁，气象爽丽，神怡性悦，一部精神，悉皆收摄而纳诸圻中，然而至理微妙，未易窥测，要令目击道存，心领意会，非文字之可传，口舌之可语也。《中庸》曰：人莫能知未也。

朝海拱辰。

如万水之朝宗，众星之拱极，枝叶之护花朵，厩廊之副厅堂，非有使之然者，乃一气感召，有如是之翁合也。《易》云：“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”。其斯之谓欤？

龙虎抱卫，主客相迎。

几真龙落处，左回右抱，前朝后拥，所以成其形局也。未有吉穴而无吉安，若龙虎抱卫而主客不相应，则为花假无疑。

四势朝明，五害不亲。

四势即龙、虎、主、客也，贵乎趋揖朝拱，端正严而不刺侧，明净而不模糊。情势如此，乌有不吉？更欲不亲五害。五害者，童、断、石、独、过

也。

十一不具，是谓其次。

此特指上地而言。十中有一『缺』泥以为说，则世间无全地矣，非概论也。《海眼》曰：“篇中形势二字，义已了然，可见势在龙，而形在局，非俗人之所谓喝形也”。奈何卑鄙之说，易惑人心，须至锢蔽，以讹传讹，以盲诱盲，无益反害，莫此为甚。总之道理原性广大精微，古圣先贤原为格物致知，穷理尽性大学问，今人只作笼利想，故不得不以术行耳。匪直今人之术不及古人，今人之用心先不及古人之存心矣，奈何！？

外篇

夫重冈叠阜，群垄众支，当择其特。

圣人之于民类，麒麟之于走兽，凤凰之于飞鸟，亦类也。重冈并出，群阜攒头，须择其毛骨奇秀、神气俊雅之异于众者为正也。

大则特小，小则特大。

众山俱小，取其大；众山俱大，取其小。

参形杂势，主客同情，所不葬也。

参形杂势，言真伪之不分，主客同情，言汝我这莫辨。夫支欲伏于地中，垄欲峙于地上，伏者隐伏，峙者隆峙。此言支城行度体段之不同。

支垄之止，平夷如掌。

支垄葬法虽有不同，然其止处，悉皆如掌声之平。《倒杖口诀》曰：断续续断，气受于坦；起伏伏起，气受于平。李淳风曰：来不来，坦中裁；住不住，平中取。亦曰：来来来，堆堆堆；慢中取，坦中裁。皆如掌之义也。

故支葬其巅，垄葬其麓。

支葬其巅，缓而急之也；垄葬其麓，急而缓之也。《金牛》云：缓处何妨安

绝顶，急时不怕葬深泥。

卜支如首，卜垄如足。

所谓如首如足，亦即巔 麓之义，谓欲求其如足也。

形气不经，气脱如逐。

支垄之葬，随其形势，莫大各有常度，不经则不合常度。或葬垄于巔首，葬支于麓足，则生气脱散，如驰逐也。

夫人之葬，盖亦难矣。支垄之辩，眩目惑心，祸福之差，候虏有间。

支垄固亦易辨，奈有似支之垄，似垄之支。支来而垆止，垄来而支止，或垄变为支而复为垄，支变为垄而复为支。或以支为坛塚，而行垄于上；以垄为坛塚，而行支于上。复有垄内而支外，支内而垄外者；又有强支弱垆，急支缓垄，欹支平垄，隆支隐垄，石支土垄，老支嫩垄，偏支正垆，全支半垄，以及夫非支非垄之不可辨者。然其中有奇有正，有经有权，自非明师耳提面命，则眩目惑心，莫能别也。倘支垄互用，首足倒施，其祸立至。今之葬者，支拢不能别，可无误乎！

乘金相水，穴土印木。

此言穴中证应之玄微也。金亦生气之异名，言即其尖圆之所止也。相水者，言金鱼界合相辅于左右也。穴土者，土即中央之义，谓穴于至中，取冲和之气，即葬口是也。印木即两边蝉翼之砂，夹主虾须之水，以界穴地。《神宝经》曰：三合三分见穴土，此乘金之义；两片两翼，察相水印木之情，盖亦神明其义耳。又有所谓水底眼，剪刀交，水里坐，水里卧，明暗股，明暗球，长短翊，长短水，蜗窟蛤尖，交金界玉，鸡胸鸿尾，寿带孩衿，箕口鸟迹，生龟死鳖，眠干就湿，割脚淋头，明阳暗阴，阳落阴出，罗纹土宿，十字天心，扑面水底，浮大口出小口，水过山不过，桥流水不流，两片牛角砂，一滴蟹眼水，舌尖堪下莫伤唇齿，罅可扞休近骨，虚檐雨声犹滴，古鼎烟消气尚浮，其名类不一，莫可殫举。其言隐括，自非明师耳提面命，逐一指示，其言卒难通晓。

外藏八风，内秘五行。

四维四正，完密而无空缺，既无风路，则五行之生气，自然秘于其内而凝结矣。

天光下临，地德上载。

天有一星，地有一穴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葬得其所，则天星垂光而下照，地德柔顺而上载也。

阴阳冲和，五上四备。

物无阴阳，违天背原。孤阳不生，独阴不成，二五感化，乃能冲和，冲和之处，则必有五色异土以应之。言四备者，不取于黑。又曰冲和之处，阴气寒至此而温，阳气热至此而凉，温凉之气，是为冲和。

目力之窍，工力之具，趋全避阙，增高益下，微妙在智，触类而长，玄通阴阳，功夺造化。

目力之巧，则能趋全避阙；工力之具，则能增高益下。大凡作用之法，随宜料理，千变万化，本无定方，全在人心目灵巧，以类度类，触而长之，则玄功可以盗天地之机。通阴阳之理，夺造化之权。

势如万马，自天而下。

星岚插汉，自天而下，若万能马奔驰而来也。

形如负扆有垄，中峙法葬其止。

万物负阴而抱阳，故凡背后不可无屏障以蔽之，如人肩背后最畏贼风，则易于成疾，坐穴亦然。真龙穿障受气，结成形局，玄武中峙，依倚屏障，以固背后气，此立穴之大概也。然又当求其止聚处而葬之，则无不吉矣。

经曰：势止形昂，前涧后冈，龙首之藏。

势欲止聚，形欲轩昂，前有拦截之水，后有乐托之山，形局既就，则真龙藏蓄于此矣。

鼻颡吉昌，触目灭亡，耳致候王，唇死兵伤。

此以龙首为喻而取穴，非谓真有鼻颡角目也。但鼻颡以喻中正，故吉；角目偏斜而又粗硬孤露，不受穴，故凶。耳言深曲，唇言浅薄，所以有侯王兵伤之别。

宛中而畜，谓之龙腹，其脐深曲，必后世福，伤其胸胁，朝穴幕哭。

宛宛之中，若有所蓄者，龙之腹也，况又深曲如脐，岂有不吉！若葬非其道，伤其胸者，必遇石而带黑晕，伤胁则干燥如聚粟，或上紧下虚，锄之

如割肉。朝穴暮哭者，言其应之速也，可不慎哉！

夫外气所以聚内气，过水所以止来龙。

外气者，横过之水；内气者，来龙之气。此即外气横形、内气止生之谓也。

千尺之势，宛委顿息，外无以聚，内气散于地中。经曰：不畜之穴，腐骨之藏也。

千尺，言势之远也。宛委者，宛转委曲而驯顺。顿息者，顿挫止息而融结也。若阴阳不交，界合不明，后无横水以拦截，则土中之生气散漫而无收拾矣，葬之适足以腐骨。

夫噫气能散生气，龙虎所以卫区穴，叠叠中阜，左空右缺，前旷后折，生气散于飘风。经曰：腾陋之穴，败椁之藏也。

天地之气，噫则为风，最能飘散生气，故必藉前后左右卫护区穴，而后能融结也。若堂局虽有入首叠叠之阜，却缘左空右缺，前旷后凹，地之融结，悉为风所荡散，则生气不能蓄聚，垄之浮气升腾于上，支之沉气陋泄于下矣，葬之无益于存亡，适足以腐败棺棒而已。

夫土欲细而坚，润而不泽，裁肪切玉，具备五色。

石山土穴，欲得似石非石之土，细腻丰腴，坚实润滋，纹理如裁肪也。土山石穴，必得似土非土之石，脆嫩鲜明，光泽晶莹，体质如切玉也。五气行乎地中，金气凝则白，木气凝则青，火赤土黄，皆吉；唯水黑则凶。五行以黄为土色，故亦以纯色为吉。又红黄相兼，鲜明者尤美，间白亦佳，青则不宜多见，以近于黑色也。枝垄千变万化，高低深浅，结作各异，唯穴中生气聚结，孕育奇秀而为五色者，则无有不吉也。言五色者，特举其大纲耳。土山石穴，亦有如金如玉者，或如象牙、龙脑、珊瑚、琥珀、玛瑙、车渠、朱砂、紫粉、花细、石膏、水晶、云母、禹馀粮、石中黄、紫石英之类，及石中有钻子纹、槟榔纹，或点点杂出而具五色者，皆脆嫩温润，似石而非石也。

石山土穴，亦有所谓龙肝、凤髓、猩血、蟹膏、散玉、滴金、丝切、缕翠、柳金黄、秋茶褐之类，及有异纹层沓如花样者，或异色鲜明如锦秀者，皆坚实光润，似土而非土也，即为得生气矣，否则非真穴也。至若活物神异，固尝闻之，然有亦能漏泄龙气，大非吉地之宜有，高明者宜以鉴之。

夫干如聚粟。

土无气脉，上紧下虚。焦白之土，麻黑之砂，括燥松散，锄之如聚粟也。

温如割肉。

淤湿软烂，锄之如割肉，不任刀也。

水泉砂砾。

地气虚浮，腠理不密，如滤箴，如灰囊，内藏气湿之水，外渗天雨之水也。

皆卫凶宅。

已上皆凶，葬之则存亡无益，适足以腐骨败椁[缺]而已。夫葬，以左为青龙，右为白虎，前为朱雀，后为玄武，此言前后左右之四兽，皆自穴处言之。

玄武垂头。

垂头言自主峰渐渐而下，如欲受人之葬也。受穴之处，浇水为流，置坐可安，始合垂头格也。若注水即倾，立足不住，即为陡泻之地。《精华髓》云：人眠山上龙方住，水注堂心穴自安。亦其义也。

朱雀翔舞。

前山耸拔端特，活动秀丽，朝揖而有情也。

青龙蜿蜒。

左山活软，宽净展掌，而情意婉顺也。若反抗倔强，

突兀僵硬，则非所谓蜿蜒矣。

白虎驯俯。

驯，善也，如人家蓄犬，驯扰而不致有噬主之患也。俯者低头俯伏之义，言柔顺而无蹲踞之凶也。《明堂经》云：龙蟠卧而不惊，是为吉形，虎怒蹲视，昂头不平，祸机中藏。又曰：白虎弯弯，光净土山，鲲如卧角，圆如合环，虎具此形，乃得其真。半低半昂，头高尾藏，有缺有陷，折腰断梁，虎有此形，凶祸灾殃。

形势反此，法当破死。

四兽各有本然之体段，反此则不吉矣。

故虎蹲，谓之衔尸。

右山势蹲，昂头视穴，如欲衔噬坟中之尸也。

龙踞，谓之嫉主。

左山形踞，不肯降服，回头斜视，如有嫉妒之情。世俗多言龙昂虎伏，盖亦传习之误。昂当作降，大概龙虎俱以驯俯俯伏为吉。

玄武不垂者，拒尸。

主山高昂，头不垂伏，如不肯受之葬而拒之也。

朱雀不舞者，腾去。

前山反背无情，上正下斜，顺水摆窜，不肯盘旋朝穴，若欲飞腾而去也。

夫以支为龙虎者，来止迹乎冈阜，要如肘臂，谓之环抱。

此言平洋大地，左右无山以为龙虎，止有高田勾夹，故当求冈阜之来，踪土迹于隐隐隆隆之中，最要宽展，如人之肘臂，腕肉有情，明堂平夷，自为局垣，一龙一虎，如视之圆。言其形如步武，旋转自然，团簇环抱而恬软也。

以水为朱雀者，衰旺系乎形应，忌乎湍激，谓之悲泣。

水在明堂，以其位乎前，故亦名朱雀，若池湖渊潭，则以澄清莹净为可喜，江河溪涧，则以屈曲之玄为有情。倘廉劫箭割，湍激悲泣，则为凶矣。由是观之，虽水之取用不同，关系乎形势之美恶则一也。盖有是形则有是应，故子孙衰旺，亦随之相感之理也。别有一般冬冬哄哄如擂鼓声音，得之反吉，又非湍激悲泣之比。

朱雀源于生气。

气为水母，有气斯有水。原其所始，水之流行，实生气之所为也。生气升而为云，降而为雨，山川妙用，流行变化，势若循环无有穷已。是故山之与水，当相体用，不可须臾离也。

派于未盛，朝于大旺。

派者，水之分也，朝者，水之合也。夫之水行，初分悬溜，始于一线之微，此水之未盛好。小流合大流，乃渐远而渐多，而至于会流总滞者，此水之大旺也。盖水之会由山之止，山之始乃水之起。能知水之大会，则知山之大尽。推其所始，究其所终，离其所分，合其所聚，置之心目之间、胸臆之内，总而思之，则大小无从而逃，地理可贯而尽矣。若夫《禹贡》之载九州，其大要则系于“随山浚川”这四字，如导水、导河、导漾之类，皆水之未盛也；如入于江、入于河、入于海者，皆水之大旺也。以其大势言之，则山川之起于西北，自一而生万也；水之聚于东南，合万而归一也。《禹贡》举天下之大者而言之，则始于近而终于远，自一里而至十里，由十里而至于足迹之所能及，推其册之起止，究其水之分合，是成小《禹贡》也。

泽其相衰，流于囚谢。

泽谓陂泽。《诗·彼泽之陂》注云：水所钟聚也。水既滞蓄渊停则止，水势已煞，故曰衰。流于囚谢者，水盈科而进，则其停者已久，溢为余波，故曰谢。

以返不绝。

山之气运，随水而行，凡遇吉凶形势，若远若近，无不随感而应。然水之行也，不欲斜飞直撞，反背无情，要得众砂节节拦截之玄，屈曲有情，而成不绝之运化也。

法每一折滞而后泄。

此言水去势，每于屈折处要有猪蓄，然亦不必尽泥穴前，但得一水，则亦可谓之游矣。善于作用者，穴前元辰直长，法以穴中沟头水论滞泄，每折中作斗，既滞而后泄去，可救初年无患，此亦是夺神功之妙也。

洋洋悠悠，顾我欲留。

此言水之去势，洋洋眷恋，有不忍遽去之情，顾我而欲留也。

其来无源，其去无流。

源深流长，不知其来；砂拦局密，不见其去。

经曰：山来水回，贵寿而财。

山来者，众山攒集；水回者，群流环会。此富贵寿考之穴也。

山囚水流，虜王灭侯。

山囚，明堂逼塞不宽舒也；水流，元辰直溜不萦纡也。生旺系乎形应，地理之法，不过山水向背为紧，向则为吉，背则为凶，故向坐有法，当取之于应照，。水路有法，当求之于曲折，他无与焉。

占山之法，以势为难，而形次之，方又次之。

千尺为势，百尺为形，势言阔远，形言浅近。然有大山大势，大地大形，则当大作规模，高抬望眼，而后可以求之也。势有隐显，或去山势，从东趋形，从西结势，由左来穴，自右出势。又有佯诈穴，亦有花假，此所以为最难也。其次莫如形。有一二里为一形，此形之大者。也有只就局内结为蜂蝶蛙蛤之类，此形之小者也。鹅凤相肖，狮虎相类，形若不真，穴何由拟？故形亦为难也。又其次莫如方，方者方位之说，谓某山来合坐，作某方向之类是也。

势如万马，自天而下，其葬王者。

此下言真龙降势大略，可总括天下山川之行度，若欲逐一分类，则反包括不尽矣。其葬王者，言其贵也，不得拘之。

势如巨浪，重岭叠嶂，千成之葬。

峰峦层踏，如洪波巨浪，奔涌而来，当出千乘之贵。

势如降龙，水绕云从，爵禄三公。

星岚撑汉，踏衔而下，如龙之降也，及至歇处，山如云拥，水似带蟠，乌得不贵！

势如重屋，茂草乔木，开府建国。

真龙隆势，层层踏踏，如人家之重屋叠架，所以为贵也。

势如惊蛇，屈曲徐斜，灭忘家国。

横窜直播，行度畏缩而不条畅，死硬不委蛇，故葬者家亡国来灭。

势如矛戈，兵死形囚。

尖利如矛叶，直硬如枪杆，故子孙多死于凶横非命。

势如流水，生人皆鬼。

顺泻直流，会无禁止之情，此游漫之龙也，葬之者主少亡客死。

形如负宸，有垄中峙，法葬其止，王侯崛起。

几结穴之处，负阴抱阳，前亲后倚，此总相立穴之大情也。负宸形如御屏，壁立崎急，不可扞穴，法当于平地，须龙贵朝真，而后可不谓负峙，便能如是之贵也。

形如燕窠，法葬其曲，胙土分茅。

燕窠多于山腰，龙虎包裹，自成形局，入穴不见孤露，所以为贵。

形如侧垒，后干冈远来，前应曲回，九棘三槐。

穴形偃诈，如垒之侧，玄武来上，前朝后应，委曲周回，法当就垒口扞之，主三公九卿之贵。

形如覆釜，其岭可富。

覆釜如五星中所谓覆釜，金也，唯挨金下水穴。今言形如覆金，则合葬麓，阴龙而阳穴也。若葬于巔，乃是以阴挨阴，不几于独阴不成之义乎！近來世俗正坐此病，无不葬垆于巔也，固有照天蜡烛及贯顶法多葬山岭，亦须有天然成穴方可下。

形如植冠，永昌且欢。

植冠，言其形穴之尊严也。后仰前倚，壁立崎急，宜阡缓中。

形如投算，百事昏乱。

山形如算，横直乱投，故凶。

形如乱衣，荡女淫妻。

山形剥落破碎，如乱衣之不整，故淫乱。

形如灰囊，灾舍焚仓。

大抵即内篇水泉砂砾之意，言生气不蓄之穴，得雨暂湿，雨止即干，如汤之淋灰，故凶。

形如覆舟，女病男囚。

横冈无脉，中央四陨，无穴可扞，葬之则男女不利。

形如横几，子绝孙死。

玄武缩头，入首无脉，穴何可扞？然有得几之正形者，乃水之所变，故出文章科第。世有卢相公祖、杨神童祖、方太监祖皆葬几形，盖未可以其凶而弃之也。

形如卧剑，诛夷逼僭。

形狭而长，首脱而瘠，纯石剥落，纹理枯燥，故凶。然有剑形而出贵者，如石使相祖，曾文迪下托手穴是也。

形如仰刀，凶祸伏逃。

形如鱼之脊背，无肥厚气象，故凶。

牛卧马驰，鸾舞凤飞。

此言各得其本性而应形真。

螣蛇委蛇。

委蛇则为活蛇，故吉；直硬为死，则凶。

鼃鼃鱼鳖，以水别之。

四者皆水族，故以近水而应形真。

牛富凤贵。

牛出于土星，故富；凤出于木星，故贵。

螣蛇凶危。

蛇心险有毒，故多凶。遇蛙蛤则贪婪而为小人，盖蛇之所陷也。逢蜈蚣、金龟、鸬鸟则畏谨而为君子，用欲陷于蛇也。古今阡蛇形地者何限，岂可例以凶危而不用乎！

形类百动，葬者非宜，四应前按，法同忌之。

形势止伏，如尸居之不动，方可扞穴，若有不定，岂可用乎！非惟主山，

但目前所见，飞定摆窜、于我无情者，悉当忌之。

夫势与形顺者吉，势与形逆者凶，势吉形凶，百（缺）一，势凶形吉，祸不旋日。

形势二者，皆以止伏为顺，飞走摆窜为逆，顺则吉，逆者凶。势吉形凶，尤可希一日之福；若势凶形吉，则祸不待终日。极言应之速也。

经曰：地有四势，气从八方。寅申巳亥，四势也；震离坎兑乾坤艮巽，八方也。

若但言地有四势，只有朱雀、玄武、青龙、白虎而已；气从八方，只有四正、四隅而已。两句下证之以寅申巳亥，震离坎兑乾坤艮巽之说，则当以方位解之。四势为四长生，如火生寅、水生申、金木生于巳亥是也；八方为八卦，东方震艮、南巽离、西方坤兑，北乾坎是也。又有所谓六秀六贵，分金三十吉龙并十六贵龙等说，皆原于此，是星卦之所由兴也。

是故四势之山，生八方之龙，四势行龙，八方施生，一得其宅，吉庆荣贵。

四势者，陈石壁所谓五行生气之地；八方，八卦方也。八龙不能自生，要得寅申巳亥五行之生气，而后能施生也。其大意言八方之龙，要从长生位上得来则吉，假如震龙属木，长生于亥，必要自亥位发始，即为生气之地，或从亥上经过亦是，余可类推。但此之生气与内外篇之言生气不同。

土圭测其方位，玉尺度其远迹。

土圭所以辨方正位，其制见于《周礼》；玉尺所以度量远迹，其数生于黄钟。今台司度日影以定候，多用此制也。

夫葬乾者，势欲起伏而长，形欲阔厚而方。葬坤者，势欲连辰而不倾，形欲广厚而长平。葬艮者，势欲委蛇而顺，形欲高峙而峻。葬巽者，势欲峻而秀，形欲锐而雄。葬震者，势欲缓而起，形欲耸而峨。葬离者，势欲驰而穷，形欲起而崇。葬兑者，势欲天来而坡垂，形欲方广而平夷。葬坎者，势欲曲折而长，形欲秀直而昂。

此言八分之山，必欲合如是之形势，然后为吉。夫天下山川行度，千变万化，岂有一定之理哉？何者不欲起伏而长，阔厚而方，宁独乾之一山如是哉？此只言其大概耳。是以形势为上，而方位次之。必欲如此，又何异于刻舟求剑

者乎！[缺]存之以俟参考。

盖穴有三吉，葬直六凶，天光下临，地德上载。

天光地德前见。

藏神合朔，神迎鬼避，一吉也。

神，吉神；鬼，凶煞。朔谓岁月日时。言藏神合乎吉朔也。神迎鬼避，得吉年月也。

阴阳冲和，五土四备，而吉也。目力之巧，工力之具，趋全避缺，增高益下，三吉也。

解见前。

阴阳差错为一凶，岁时之乘为二凶。

此言葬日不得方向年月之通利。

力小图大，为三凶。

生人福力浅薄，而欲图王侯之地，是不量力度德也。然此亦不可泥。

凭福恃势，为四凶。

凭见在之福，恃当今之势，富贵之家，自谓常如今日，而不深虑有父母之丧者，不思尽力以求宜隐之地，但苟焉奄变而已。正程子之所谓，唯欲掩其目之不见，反以阴阳之理为无足[缺]，可胜道哉！《魏志》：管辂遇征东将军毋丘俭之墓，叹曰：松柏虽茂，无形可文，碑谥虽美，无后可守，玄武垂头，青龙无足，白虎衔尸，朱雀悲泣，四危已备，法当灭族。后果如其言。又《左氏春秋传》鲁文公十三年：邾文公卜迁于绎，史曰：利于民，不利于君。公曰：苟利于民，孤之利也。左右曰：命可长也，君何弗为？公曰：命在养民，民苟利矣，迁也吉莫如之。遂迁。五月，公果卒。然固有数焉。而阴阳之理，亦有所定矣。

僭上逼下，为五凶。

僭上，庶人坟墓不得如大官司制度，贫家行丧不得效富室眩耀，及不得作无益华靡，亡者无益，存者招祸。逼下为俭不中礼，慳吝鄙涩，父母坟墓不肯实时尽作用之法，因循苟且，致生凶变。作用者，谓如作明堂，通水道，及

夫截庞去滞，增高益下，阵水蔽风之类，皆是也。

变应怪见，为六凶。

上言天时人事本能全美。或有吉地吉穴，主人儒滞不葬，或是非争竞而害成，或贫病兼忧而不能举。或明师老死不复再来，或停丧久远而兵炎不测，或子孙参差而人事不齐，或官事牢狱而不复可为，或日怠日忘竟成弃置，或全家绝灭同归暴露，是皆因葬不即举而变见多端也。呜呼，为人者可不凛凛然而知戒谨乎哉！

经曰：穴吉葬凶，与弃尸同。

言形势虽吉，而葬不得穴，或葬已得穴，而不知深浅之度，皆与委而弃之者何以异哉！《锦囊》一书，其大概专以生气为主，即太极为之体也；其次分为枝垄，即阴阳为之用也；又其次曰风水、曰止聚、曰形势、曰骨脉；又其次则验纹理之秀异，明作用之利宜。学者当熟读玩味，则知景纯之心法矣。

《完》